

◀ (上接8版)

当代提问,为当代命题。他曾撰有一篇重要论文“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 in Recent Western Thought),讨论的就是当代问题。此外,由于现实环境问题的日益尖锐,格拉肯的论文风格也开始增加了论战的意味,例如1970年为《环境危机》(The Environmental Crisis)一书所撰写的一章“人类对立于自然:一个过时的概念”(Man Against Nature: An Outmoded Concept),便是对旧有环境观念的批判。1970年是第一个地球日之年(1970年4月22日),格拉肯的论文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出现,显示了他的时代先进性。在讨论人与环境的关系

时,格拉肯曾肯定中国传统中的平衡与和谐的思想,这体现了他的全球的、文化多样性的视野。

《痕迹》一书出版之后,评论文章出现在地理学刊物上,也出现在历史学、古典学、人类学的刊物上。评语有“丰富的贡献”,“学识渊博”,“迷人的与令人信服的”,“庄重的研究”,“视野广阔”,“伟大的学者,他揭示出地理学更深刻的性质”,等等。

有评论认为,与同时代的著名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特瓦沙等人不同,格拉肯不是一个“地理学者模样的地理学者”(as geographer's geographer),他没有研究多少具体的地理问题,但他对于地理学历史研究的贡献,并不在他们之下。

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

天,对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是一项关键性的贡献,所以胡森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度过下一个世纪,那么未来的关心自然与文化思想的学者应该怀着敬意将自己的工作献给克拉伦斯·格拉肯。”

现在,这样一部优秀著作终于有了中文译本,它必将成为中国地理学界、历史学界、思想史学界的重要参考文献。这不是一本概述式的教科书,而是一部深度反思历史的学术著作。关于自然、大地、环境的认知,是人类思维的重要基础,是神学、哲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的原始起点之一和始终关注的主题之一,因此,此书不仅是了解西

方地理学的名著,也是一部认识西方文明的独特而深刻的读本。

对此书进行中译的愿望由来已久,但翻译的难度,却令人望而却步。十多年前,我曾组织几位研究生尝试翻译,因种种困难中途搁置。后来,终于找到了梅小侃。小侃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她的英文水平和做事时一丝不苟的品质,不过,任何人面对这样一部著作,要承诺翻译,仍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行。幸运的是,小侃刚刚退休,正在时间充裕的期间,在我直率的固请之下,在她丈夫也是我的老同学余燕明的支持下,小侃接受了这桩重任。

大量陌生的名词术语、人名地名,抽象而又婉转的理论

阐述,多种文字引文的转译,诗歌辞句的揣摩,这些都是在单纯语言翻译之上的高难项目。开始的翻译较为顺利,但不久后小侃即应邀参与有关东京审判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她父亲正是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中国人民审判日本战犯的大法官梅汝璈先生),她变得非常忙碌。然而本书的翻译没有停止,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令人十分感动。

商务印书馆是对这部书进行翻译的耐心而有力支持者,去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痕迹》一书的译成出版,也加入了对商务馆庆的致意。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本文为《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中文版序言,刊发时略有改动)

承淡安与中国针灸医学

张梅

承淡安(1899—1957),原名启桐,秋梧、澹盦,江苏江阴人,现代针灸学科的奠基人,中国中医现代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和创建者。1899年,承淡安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东乡华士镇的中医世家。祖父承凤岗专治小儿病及麻痘,在当地颇具名气和威信。父亲承乃盈毕生以外科、幼科、种痘、针灸行其业。父亲性情温顺善良,待人亦至诚恳,虽然业务年年增长,但所接触的都是劳动群众,诊资不计有无,所以经济仍很拮据。“医者仁术”的思想对承淡安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虚龄六岁时,承淡安启蒙识字,八岁开始读《四书》,十二岁时已读完《礼记》《左传》《幼学琼林》等书,十六岁高小毕业留校中当助教,是年又到振华小学做教员。这些求学和从教经历,为他从事中医研究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17年,十九岁的承淡安在父亲的要求和支持下,跟华士镇瞿简庄先生学习中医内科和外科。三年时间,读完了《灵素类纂》、陈修园注《伤寒》和《金匱》、华氏《温热经纬》、汪昂《汤头歌诀》《本草神农经》,并逐渐走上了医学道路。

民国初期西学东渐的潮流和民国科学思想,吸引着这位青年中医学子。二十二岁,承淡安参加了汪泽办的中西医学函授;翌年,又到上海西医周星一处实习,学习西药应用和注射疗法;同时,又学习了灵子术。在此阶段,他对西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中医存

有偏见。

1921年初冬,他由上海回到家乡随父行医。1923年,他得了腰痛和失眠,几个月的中西药都不生效,结果还是被父亲用针灸治愈。在亲身实践和体会中,承淡安转变了对针灸的看法,抛弃偏见,从零开始学习针灸。这时,距1822年针灸被逐出清朝太医院已经101年。此时,针灸只是存于民间的一种手艺而已。

承淡安从《针灸大成》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白天行医,晚上读书。还将原先的名字(承启桐)改为承淡安。1925年,承淡安在北国镇开设诊所,开始独立行医生涯。次年,于苏州皮市街开设诊所,承淡安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充分体会到针灸的临床价值,也坚定了他传承针灸的信心。

在苏州行医之际,承淡安参加了吴县中医公会。1928年,为传承中国传统医学,他与中医季爱人、祝瞿卿、朱藕令、杨汉章共同创办苏州中医学校。随后,承淡安又将诊所开设于北寺塔附近,并接收2名学生随其学医。从此,承淡安开始其一生为之呕心沥血的针灸教育事业。1929年,他将诊所迁至苏州望亭;1930年与望亭镇上的八位医生一起创办了“中国针灸学研究所”,开始了现代针灸学科模式的探索。诊务之余开始总结经验、编写专著。1931年完成《中国针灸治疗学》一书。1932年,中国针灸学研究所迁址无锡,其时经常有十多个学生实习,上午门诊,下午讲

课,并做通函答复工作,先后出版《经穴图解》《经穴大挂图》《百症赋笺注》《经穴歌诀》等著作。1933年10月,承淡安创办《针灸杂志》,此乃近代中国最早的专业针灸刊物。

1934年10月,承淡安只身东渡日本学习和考察针灸,并获东京高等针灸学校“针灸专攻士”学衔。1935年5月,承淡安携带从日本购得的人体神经图、铜人经穴图、针灸器具,以及包括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完整的《十四经发挥》在内的一批医学专著,带着复兴中国针灸的信心和雄心,回到故土,开始新的事业征程。

回国后,承淡安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所,附设中国针灸学研究所,由原先的函授教育改为正规的学校教育;所有课程在日本课程的基本上增设“内经”“医论”二科;学校添聘各类教师,并聘请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等为校董。1936年,讲习所改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设立二年毕业本科,并添设图书馆,在原针灸门诊基础上开设针灸医院(受当时政策限制,取名为针灸疗养院)等。正当他的中医复兴计划不断推进时,侵华日军的飞机将学校夷为平地。1937年,承淡安避难西迁,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入川,每到一地都设有短期或临时的针灸培训学习班。在川九年间,共培养针灸学员达三四百名。

1950年底,承淡安积极进行复社及《针灸杂志》复刊等。1954年,承淡安接受江苏省政府邀请,参加筹办医院和学校等工作。10

月30日受任为江苏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校长。他规划和开创了现代中医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第一批现代中医高等教育的师资。1955年6月1日,受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1957年7月10日病故。

将中国古老、传统的针灸医学发扬光大,并予以科学的解释和证实,是承淡安一生的奋斗目标。他认为:“夫西洋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学术,自有其江河不可废之故。何也?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即成一种学术。西洋科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东方学术亦能之。”承淡安认为针灸“疏通经络,宣导气血”,能够治愈疾病,这在现代医学上相对应的看法是“调整神经机能”,即掌握节制各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的统一与平衡。在一段时间里,他只用针灸看病,连中药都不用,也医好不少病患。“近数年中,参有针刺,病多应手,其效之速,竟有针未取穴,而病已在刹那间去者。就实验上比较,于内外眼耳各科,针灸竟无不能,且效倍速,可以立见。”

承淡安在探索中医针灸医学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著述。其中,1931年《中国针灸治疗学》是承淡安的第一部针灸学专著,也是中国针灸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专著;并与1940年的《中国针灸学讲义》、1955年的《中国针灸学》,构成了承淡安针灸学三部曲,展现了现代针灸

学术的演进过程。此外,还有《古本十四经发挥》《校注十四经发挥》《针灸学术讲稿》等经络研究著作,《铜人经穴图考》《经穴图解》等腧穴研究著作,《新内经》《内经注》《伤寒论新注》等经典阐述类著作,《针灸医事常识问题》《针灸精华》等结合解剖生理学的针灸新说著作,《运针不痛心法要诀》《简易灸治、丹方治疗集》《子午流注针法》《百症赋笺注》《针灸处方集》《针灸治疗实验集》等针法灸法、针灸处方、临床验案研究等著作,以及《经络治疗讲话》《经络之研究》《针灸真髓》等译著。

南京中医药大学张建斌、夏有兵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历时十余年全面收集整理了承淡安的学术资料和史料,除上述系列针灸著作,《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注释外,还发现了大量讲稿、日记、手稿、遗著等,以及承淡安在民国期间发表在多家报纸期刊的论文41篇,重新整理结集成《承淡安医集》一书,2017年6月由中国医药出版社正式出版。承淡安对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医学的努力让人敬佩,特别是对针灸医学创新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学术上,他融汇贯通中西医学,结合现代解剖学考订腧穴定位;提倡用科学方法研究针灸经络;主张辨病辩证相结合的临床实践;并致力于针灸器械及用具的研制改造,在毫针、揲针、艾条上有所创新。这本医集不仅是承淡安个人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的结晶,也是民国针灸学和现代针灸学科体系演变的历史定格。